

逢 春 集



张 沪 著

前 言

我国新闻界兴盛繁荣的标志之一，是大批中青年记者崭露头角。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向海内外读者奉献上这束中国新闻界的新葩——《当代中青年记者丛书》。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全国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他们先后于 50、60 以及 70 年代跨进新闻行列。无须把“新星”之类的桂冠加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已经相当地不年轻了。

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感到一股浓郁的清新气息：这里面记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记录了我国人民向四化进军脚步；这里面反映了我国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的成长，反映了他们对新闻报道和写作方法上的新的探求。

“中国现在需要新的名记者。”既然这是大家的共同感觉，那么，就让我们为此做一些切实的工作吧！

出版这套丛书，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它对新闻事业的热爱者，将是一种鼓励；

它对新闻工作的探求者，将是一种肯定；

它对新闻业务的交流，将是一个园地；

它对社会了解新闻界，将是一个窗口。

相信：中国的优秀记者，将如不尽的长江，滚滚而来。

相信：我们的这项工作不仅会受到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欢迎，更会受到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和关注！

《当代中青年记者丛书》编辑委员会

目 录

●专 访

- | | |
|-----------------|----|
| 党的成就是伟大的 | 1 |
| ——访中宣部顾问李卓然同志 | |
| 团结一致向前看 | 4 |
| ——访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同志 | |
| 荧光屏前话今昔 | 7 |
| ——访曾三同志 | |
| 白头不减青春志 | 10 |
| ——访老红军蹇先任同志 | |
| 旧地重游话长征 | 13 |
| ——访全国政协委员王定国同志 | |
| 南昌起义后 | 16 |
| ——访老红军徐以新 | |
|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 19 |
| ——访“一二·九”参加者丁秀 | |

新部长的老习惯	22
——访问纺织工业部长郝建秀	
没有假日的实干家	25
——访四机部副部长王士光	
老树春来犹着花	28
——访我国著名科学家严济慈	
《新人口论》依然年轻	33
——雷洁琼访马寅初	
要上好常识课和生物课	35
——访著名植物学家汤佩松	
在黄金季节里	38
——访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曹宗巽	
他的名言是：“多做点事”	41
——访北京钢铁学院副院长林宗彩	
三十八岁的“权威”	44
——访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邦河	
将军之子	47
——访北京市三好学生王维佳	
满腔热忱 甘为人梯	50
——孙用谈鲁迅先生对青年的帮助	
朝抵抗力最大的方面努力	53
——访著名美学家朱光潜	
从画院里走出来的诗人	57
——访艾青	

相信生活是美丽的	60
——访女诗人柯岩	
为有源头活水来	65
——访童话作家葛翠琳	
为了使伟人重现	68
——访雕塑家司徒杰	
精雕细镂思乡情	71
——《版画世界》主编李平凡谈台湾版画界	
不上课的教师	74
——访小虎子的“爸爸”吴文渊	
《新岸》只是一个起点	77
——访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电视剧一等奖 《新岸》导演王岚	
“我还要学习……”	83
——访十七岁的小作者鹿天舒	
翱翔蓝天	86
——访万时安全飞行员尹淦庭	
心里装着病人	89
——访北京市人民代表殷宗琦大夫	
服务标兵的窍门	92
——访五路公共汽车售票员刘玉华	
赏菊不忘养菊人	95
——访养菊能手邱盛	
方便群众 不嫌麻烦	98

- 访个体服装加工者陈兴华
天上月圆 人间团圆 101
——访台湾归来人士陈定九
为祖国的“四化”添砖加瓦 104
——访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有荣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霍英东
胡厥文谈养生之道 107

●通讯·报告·传记

- 蔡畅同志的青少年时代 113
力量的源泉 124
——访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同志
东风拂面忆当年 131
——访全国政协常委李淑英
埋在心底的秘密 139
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144
——瞿秋白回忆她的哥哥瞿秋白
著名女学者——雷洁琼 149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156
——记全国政协常委傅学文
爱国志士胡子婴 163
良医 176
——记著名心脏内科专家陶寿祺
水滴石穿 188

——记我国培养的第一位女博士徐功巧	
读“天书”的人	199
——记著名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	
他这样做爸爸	212
——教育家陈鹤琴家庭教育纪事	
红烛	222
——记著名儿童教育家、“故事爷爷”孙敬修	
岂不罹凝寒 松柏有本性	244
——记《人民日报》记者柏生	
“铁榔头”是怎样炼成的？	250
厨师·行家·园丁	264
后记	270

党的成就是伟大的

——访中宣部顾问李卓然同志

6月的一天，我访问了中宣部顾问、全国政协常委李卓然同志。走进客厅，迎面是一幅大油画：毛主席正在沉思。这是一张毛主席中年时代的画像，那双聪睿的眼睛里，仿佛迸射出思想的火花。

“你也觉得这幅油画好吗？”我的身边响起了主人的声音。“这是一位日本画家的作品。1946年我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东北局宣传部长时，他在东北书店工作，总想画一张毛主席的像，几次起稿都不成。后来他向我提出要求：亲眼见见毛主席。我答应了。1949年毛主席去苏联，分配我打前站，我就安排这位日本画家在一次晚会上见到了毛主席。他激动极了，对晚会的节目毫不理会，专心致志地注视毛主席的音容笑貌，回去就画下了这张油画。

32年来，看到这幅画的人都说画得好。徐特立同志也非常喜欢，每次来我家，都要端详一会。他说：‘这幅画好就好在画出了毛主席在沉思，他沉思的是全中国、全民族的解放啊！’”

82岁的李老转身坐在油画下的一张软椅上，语重心长地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异国朋友都这样热爱我们的领袖。我们这些跟着毛主席转战南北的共产党员，更体会到没有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正确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难以设想的。在党的6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候，重申这一点十分必要。”

李卓然同志是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入党的老党员。他曾经参加过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之一。当时他担任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的政委，和董振堂同志一起带领第五军团负责后卫。那时由于王明左倾的错误指导，战局连连失利，后卫的任务十分艰巨：要打退敌人的追击，辎重又多，道路又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走几里路。1935年1月，接到会议通知，他日夜兼程赶到遵义，会议已经开始。李老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道：“毛泽东同志正患感冒，脑门上裹着一条毛巾，但仍然专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当我说到部队怨声载道的时候，他笑笑说：

‘怨声载道啦？对领导不满意啦？’

‘是的！’我答。

‘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毛泽东同志认为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要我在遵义会议上发个言，这实际上是对王明军事上左倾错误的批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从此，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谈起这些往事，李老十分激动。他说：“建党60年来，我们党无论是领导民主革命，还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就是伟大的，道路是曲折的。正如一个人的一生难免犯错误一样，一个政党在前进的道路上也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半个多世纪来，我们党曾经犯过多次错误，而每次都是我党自己起来纠正的。正因为这样，人民才信赖我们党，拥护党的领导。”

“就拿长征来说，路上非常艰苦。过草地的时候，还可以摘些野菜充饥。过雪山时除了雪和冰什么也没有。就是那样困难，也没有人当逃兵。一是因为大家有信心，坚信在毛主席领导下，革命一定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一定失败。二是因为领导同志个个以身作则。这是我们共产党的经验：只要领导带头，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李卓然同志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了，但他仍在抓紧学习，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说：“我们伟大光荣的事业象接力赛一样，要由革命的后代把接力棒一代一代传下去。为了传好接力棒，老一代的共产党员就得做出榜样来，和全国人民一起振作精神，为建设四化努力。”

1981年6月16日

团结一致向前看

——访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同志

一个仲夏之晨，我来到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同志的那间书房兼卧室，正好坐在一幅工笔《雪梅图》的下面。仰望图上的题词：“雪天冰地寒彻骨，红梅一枝送春来。”夏日观冬景，令人暑意全消。我由这幅画联想到阳翰笙，他不是正如一株经历过多次风霜雨雪的“老梅”，如今在文坛上又重吐芳华了吗？两年来，年老多病的阳翰笙同志曾几次住院，但他躺在病床上还工作。大夫、护士都着急地问他：“你是医病还是办公？”他只好回答又医病：“又办公！”他忙完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召开事宜，今年3月又飞到日本参加日中友好交流协会成立25周年纪念。现在他正在赶写回忆录，其中有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情况一段已经脱稿。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一份热发一份光！”79岁的阳翰笙坚毅地说。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五卅运动中担任全国学联常务理事，大革命时期和南昌起义时期他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后来被党派到郭沫若、成仿吾主办的《创造社》，写了许多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作品。他曾经参加发起组织左翼作家联盟，担任左联、文总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统区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担任主任秘书，协助郭沫若同志工作。他还以优秀的剧作歌颂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敌、至死不屈的崇高气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当时阳翰笙写的《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八百壮士》、《天国春秋》等电影、话剧都以深刻的主题和磅礴的气势获得好评。抗战胜利后，他与沈浮合作写了电影《万家灯火》，反映了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小资产阶级的命运，暗示只有依靠工人阶级领导才有出路。解放后，他写的话剧《三人行》曾获得文化部授予的优秀剧本一等奖。

这位曾经参加过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老同志，谈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激动地说：“我衷心拥护这个决议，它对建国32年来的成就和缺点，经验和教训，作了实事求是的全面的分析，教育人们团结起来向前看；尤其对毛主席的评价是切合客观实际的。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成功地结合起来，他对中国的卓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阳翰笙同志联系到自己在国统区长期从事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说道：“毛主席提出的统一战线也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当年我们就是执行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

了大多数，才击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许多富有正义感的作家、艺术家，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性格和经历，但都有一颗热爱祖国赤子之心，都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不满。几十年来，我和他们一起工作在国统区那样险恶的条件下，如果没有这样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是寸步难行的。”

阳翰笙同志又说：“建国以后的七年中，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成就也是巨大的。当然，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两者相比，功劳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决议指出他晚年的错误，是为了让后人吸取教训，不致重犯。当年我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下团结一致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要更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1981年7月3日

荧光屏前话今昔

——访曾三同志

12月14日(星期日)上午,我们访问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同志。走进他家小小的客室,曾三同志老夫妇俩带着小外孙正在看电视,荧光屏上出现了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录相。曾三同志指着江青等说:“这一伙真是万人恨啊!”他谈起十年浩劫中受迫害的情况,说道:“那时我真想不通。为什么这样整老干部呢?”

在“四人帮”的迫害下,曾三同志宁死不屈;50多年前,在敌人的监狱里,曾三同志同样是铁骨铮铮。他回忆1928年坐牢的情况说:“……每天凌晨都有人被国民党军警拖出去枪毙。我们的‘起床号’就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和国际歌的歌声。谁也不知道第二天会不会轮到自己去喊‘起床号’,但是我们什么都不怕,唯一

的想法是和敌人作斗争。”

“是什么力量支持你们出生入死地干革命呢？”

“是远大的理想。人活着没有理想就没有动力，也就不能抵抗环境的压力。我年轻的时候是个用功的学生，门门功课都还可以。起初我的理想是好好读书，将来找个铁饭碗，安定舒适地过一辈子。参加革命以后，理想变了，‘小我’变成‘大我’，‘为自己’变成‘为人民，为祖国，为社会主义’。”

50年前曾三同志和一些有志于无线电事业的青年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我党的第一部电台。他说：“今年12月13日晚上，我们八个当年搞电台的同志在一起团聚了一次。半个世纪过去，有三个人整八十岁，最小的也有六十九岁了。我们回忆当时的情况，好象还在昨天。”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工农红军狠狠打击公秉藩，他们通过无线电听到公军电台拚命呼救，叫着叫着，这个电台就哑了，说明红军大获全胜，还有什么比这更振奋人心呢。后来他们第一次用缴获来的电台和上海地下党联系上，那时欢喜得就象过节一样，仿佛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就是上海电台的回叫声了。曾三同志说：“当时生活条件很苦，吃的是糙米饭、红辣椒，连盐也没有，但是谁也不注意这些问题。你们看，树立了远大的理想，连幸福和欢乐的内容都会改变的。”

我们也被这位老革命家的情绪感染了，兴奋地请他对现在的青年谈几句话。他笑着说：“‘一二·九’那天，有个学校请我去讲话，我说：希望学生做到学习好。学生的任务是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人们服务，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现在学习的条件很好，应该好好学习。今年夏天，我有五个孙儿孙女考大学，事先我把他们找来谈了一次，我说：第一，你们不要希

望在我这里找便宜，走后门，要自己努力学习；第二，不逼你们拼命，但为你们准备一定的学习条件，希望你们努力，考得上当然好，考不上分配你们做什么工作都行。”

“结果怎样呢？”我们急切地问。

“还不错，五个人中有四个考上了大学，一个上了北大化学系，一个上了北师大历史系，一个是四川医学院医学系，一个是广州外语学院，没考上的那个正在努力准备功课，打算明年再考。他们临上大学以前，我送给他们每人一个本子，写了几句话，大意是：从今天起，你们的历史要靠自己来写，不要依靠我们。希望你们在学习中不仅自己努力，还要和同学互相帮助，做到四个坚持，当一个象样的时代青年！”

这时，关于公审两案的电视录相已经放完。曾三同志指着荧光屏说：“他们横行的时期已经结束，现在应该是集中精力搞建设了，搞经济建设，也要搞人的思想建设。一些老同志忘了自己当年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去参加革命队伍，现在却把自己的儿女留在身边，不让他们高飞，不让他们独立发展，这样对青年是没有好处的！”

时间很快就到了中午，曾三同志在星期日的下午还要开会，我们只得告辞，但是他的话仍萦绕在我们的脑际，久久不能忘记。

1980年12月20日